

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

太平天國

(五)

中國史學會主編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

太平天国

(五)

編者

王重民	王會庵	田餘慶	同達	朱 氏
金輔融	胡小石	張秀民	陳 山	賀麟霖
榮孟源	鄧之誠	鄭天挺	鄭鶴聲	劉桂五
劉鈞仁	謝興堯	羅常培	羅爾綱	關吉玉

以筆劃爲次

中國史學會主編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太平天国資料叢刊第五冊目錄

第二部分 清方記載(三)

鳳鶴實錄·····	胡濟甫·····	一
鳳鶴小草·····	胡濟甫·····	三
蒙難述鈔·····	周邦福·····	四
遭亂紀略·····	解連·····	八
從軍紀事·····	卞乃譚·····	九
揚州禦寇錄·····	倪在田·····	九
六合紀事·····	周長森·····	一〇
癸丑中州罹兵紀略·····	陳善鈞·····	一七
粵匪陷臨清紀略·····	馬振文·····	一七
金壇見聞記·····	強汝詢·····	一八
金壇圍城紀事詩·····	于桓·····	二五

東南紀略·····	佚名·····	三二七
紀（無錫）縣城失守克復本末·····	施建烈、劉繼曾·····	三二九
蘇臺麋鹿記·····	潘鍾瑞·····	三二九
規餘雜識·····	李光霽·····	三三七
吳清卿太史日記·····	吳大澂·····	三三五
海虞賊亂志·····	顧汝鈺·····	三四五
常熟記變始末·····	譚嘯雲·····	三九七
守虞日記·····	譚嘯雲·····	四〇五
庚申江陰東南常熟西北鄉日記·····	徐日襄·····	四二一

據北京圖書館藏鈔本

鳳鶴實錄

桐城虎口生胡潛甫著

咸豐二年秋八月，巡撫蔣文慶頒示各邑編練鄉團。

楚北戒嚴，巡撫蔣文慶札行各縣修整城垣，編查保甲，每家出一人具器械，練爲團勇。十月朔日，城設平安局，以備不虞。

初聞賊之竄楚也，馬樹章、馬星曙采買鋼鐵，延甘紹盤監造鎗炮於西郊太霞宮，城人非之，譏其遠慮。至是巨室奮起，倡捐錢五千串有奇，北鄉王善懷假銀一千兩。時訓導來蒞任，因設局於學署中，稟請前直隸布政司光聰、前工部都水司馬瑞辰主持局務，馬樹章、光聰、馬星曙、吳孫謹副之，首議守城，籌資募勇，凡納糧米六擔者，養勇一名，每日給勇飯食七十文，局給勇工五十文。乃選五百人，舉馬三俊、張勳、胡大新管帶，覓偵探，造火藥，製旗幟、刀矛，聘教師，於明倫堂分隊練習，六城派保董逐日稽查，每城養守勇二十人。十一月二十一日，楚北陷，衆議沸騰，論移家者多，論守城者少。臘月，養勇者悉避入山中，賴局多方支撐，勇未渙散。

三年癸丑正月十八日，狼山鎮總兵王鵬飛棄安慶奔桐，二月署巡撫周天爵奉旨置王鵬飛於法。狼山總兵王鵬飛統山東諸軍守安慶，十七日南風大作，日色無光，楚賊飛舟順流而下，聚於皖城南岸，守兵萬餘人驟潰，城旋陷。鵬飛於四鼓單騎奔桐城，參將嵩瑞從之，潰軍沿途剽掠，次午至桐，紛紛集東郭外，

旋入城，聚局索米，又稱假餉，啓縣庫搜銀，勢甚洶洶。數百年民不知兵，一時驚恐閉市旅。縣令宋恪符駐棕未返，縣丞陳建章、典史王廷基莫知所措。馬三俊趨謁鵬飛，白及叢立，乃慷慨謂曰：『安慶之失，非賊悍強，將軍身擁重兵，不戰自潰，今進未能恢復，退未可能保全，又縱兵恣擾地方，竊爲將軍不利。桐乃皖北鎖鑰，昔稱堅城，不若招撫潰軍，據而固守。我輩毀家紓難，誼所難辭，倘桐可無虞，益壯舒廬之氣，由是進圖安慶，何難以功掩罪乎？』鵬飛然其言，召諸弁馳馬環禁，卽上書制府，固請留桐，遂延鵬飛嵩瑞於東嶽廟中，局籌給米百擔。張勳言：『明季遭流寇之變，城幾陷於守兵，今蹈其轍而不知，更引狼子爲心腹，倘外患未熾，內患先萌，非桐人之福也。』胡大新言：『今日情形，與明季流寇不同，今安慶已陷，唇亡齒寒，距百里之遙，恐莫保朝夕，能守禦則賊不敢乘危，能招撫則民不至受害，有此二者，實目前之善策也。』於是同事奮爭，不能立決。十九日，轟傳賊將至，潰軍俱潛逃，舉城倉皇，齊自宜民門出避，棄物失履，擁塞呼號，城如懸磬，日暮稍定。光聰諸馬瑞辰乘輿環慰，遇人卽告曰：『今日之警，實誤傳也。』後探賊已下金陵，人心益恐，而距城六七里外，土匪蜂起，伏路害人，牛浦潭偽賊劫客船，天寧莊乘亂搶典鋪，向局訴者接踵而來。二十二日，馬三俊、張勳、胡大新率勇三十隊，偕把總劉恂恭詣關帝座具疏，其略曰：『生逢離亂，世受國恩，戮力同心，共抒義憤，城在與在，城亡與亡，有如此盟，神明默鑒。』祭畢歃血，相對下淚，觀者莫不吁嗟。西典王宗文立助餉一千串，由是巡緝益密，殺土匪數人，遠近漸安，局有起色。署巡撫周天爵駐宿州，遣都關劉聯陞阻潰軍於舒城之南，凡載輜重者悉殺之。二月初八日，命卽墨營參將劉玉豹、舒令鈕福壽臨桐，奉旨戮王鵬飛於縣倉之前。後山左潰兵隨張熙宇守集賢關，過桐莫不赴鵬飛殯所泣奠。

二月，楚勇三千人赴揚州，逗留三日去。

副都統勝保，直隸提督程綬一本作程綬守揚州，調楚勇三千人前往。二月十六日自西道至桐，勇多裹巾服紅，羣疑賊僞充，驚怖不定，局引寓古寺，不可盤踞東南店中，管帶者先行，勇詐稱缺餉，有以白刃，有以號衣，向禮和典質錢，愈聚愈衆，典懼赴局求救，撥勇十隊護之，幾起衝突。局勇與楚勇力敵，典恐釀成巨禍，厚賄勇目，至夜方安。次日，運載軍裝，遍拉鄉夫及車輛，贖者則釋去，甚至此勇釋而他勇復繫之，或執市人，挾令代兌，臨行直取貨物。端（？）委宮國勳署桐，檄前令成福幫辦團練，署勇歸馬三俊。宮國勳多病簡出，幕賓之黠者，乃藉養勇事派捐，全市受擾，已捐得二千餘串，幸得成福爲言，始免。

太湖戒警，馬三俊督勇三十隊，會西十四保練士，鎮守小河沿。探賊千餘人，由黃梅入太湖境焚掠，馬三俊以太湖距桐二百里，宜出境往鎮之，使賊聞風不敢窺伺。乃與張勳選勇三百人，會西鄉十四保團勇，至小河沿扎隊，潛人連絡會練，饋豕犒師，兩邑訂盟，同心殺賊。五月十六日，探賊回楚，振旅而還。此一役也，勇負乾糧，各保絕無供應，且壯桐半壁聲勢，西土咸感道焉。

六月十五日，馬三俊、張勳、胡大新、文聚奎、戴鈞衡會練於峽石間，以鎮北匪。

舒廬之匪入桐境，嘗劫居民，馬三俊等率勇偕文聚奎等集北鄉四十保之練勇，會於北峽關，炮震鼓鳴，旌旗密布，號稱十萬，自此鼠雀遠颺。

八月，兵部侍郎呂賢基蒞桐，視察練勇，分別獎勵。

呂賢基旌德人，奉旨回籍督辦全皖團練，二十日蒞桐，館於北門試院，調鄉團赴轅操驗，酌賞功牌，以城勇

爲數甚微，諭各鄉必聽調遣。於是公議增勇，籌費於殷實之家，定以千租捐錢百串，邑有抗衡者，陰囑二三耆老阻之，凡前養勇諸人遂效尤觀望。時前令成福幫辦邑事，奮激登門，邑人約詣呂侍郎轅，連店主不敢與爭。

大學士琦善將陝馬步兵七千人援揚州，自潛達桐，設幕於東南沙灘。

琦善軍令森嚴，二十七日暮達桐境，設行營於東南郊曠地，馬兵駐東郊沙灘，不令一兵需索，但派局給草給薪。局恐人數浩繁，移東南鋪戶出城合辦，做營斗付米，備巨錢易銀，知陝人食麵者多，饅餅盈市，凡物集一方交易，定價賤於平時。又饋琦善士儀，弗受，夜謁見，禮貌甚優，且婉謝曰：『自過境以來，莫如貴局辦理之善。』

四月，巡撫李嘉端調漢中鎮總兵恆興，投効千總宋毅，會同前臬司張熙宇，守安慶集賢關。

巡撫李嘉端駐廬州，孝廉方正馬三俊上書，言：『安慶無重兵，恐賊窺伺。桐爲皖北門戶，宜嚴守以固舒廬。』乃調恆興陝兵一百二十人，宋毅六勇五百人，會張熙宇守集賢關。初九日，留桐一夕，六勇效楚勇故智，入典質號衣，局稟恆興，斥宋毅懲禁，乃罷。

五月二日，金陵賊竄江西，泊皖城，集賢關戍師退桐境。

張熙宇守安慶，以城大兵單，退駐集賢關。賊首西王蕭朝貴，由金陵犯江西，路過安慶，泊舟迎江寺塔下，熙宇畏避，守兵退集天林莊。時縣令宋恪符乞病，縣丞陳建章代庖，知府牛鎮委貴州人劉兆彭攝邑事，聞此訊，卽攜輜重帶勇匿山中。未一月，李嘉名稟訴，旋奉呂侍郎批示，有『世受國恩，毀家抒難，擁財慳吝，喪盡天

良』等詞，陳光輔張煒頗出勸捐，累月未定。

九月，囚犯九人越獄出逃，局勇緝獲之。

西鄉獲搶犯九人，繫獄已久，九月初五日三鼓，囚踰牆出，伏東錢鋪屋角，將劫資而逃。巡邏者聞鎖練聲，鳴金喊告，四鄰畢集，囚以瓦片傷人，遂超屋奪路登北城，投石如雨，勇至，以火鎗擊之，即繞城墜入東城，勇圍搜盡獲。縣令宮國勳以案未定，不能盡戮無辜，局人面稟呂侍郎，隨令巡捕監城守把總提殺九人於東郭。賊首偽翼王石達開踞安慶攻集關，張熙宇恆興力禦敗績，署副將庚□死之，官兵陣亡者六百餘人。

九月十四日，安慶賊攻集賢關，前二日，宋毅帶勇回六州，張熙宇恆興率山東兵千人、陝兵百人、廣勇五百人守關中，庚□率撫標左右營千人禦十里鋪，持戰一日，賊超嶺至關後放火，官兵奪關護張熙宇恆興出，副將庚□死之，有坐馬咆哮登峯頂，賊四促之不敢近，馬自撞石死。計陣亡兵勇六百餘人。張熙宇恆興欲守練潭，聞賊出關，乃夜奔城下，山東兵解散，陝兵僅五十餘人，撫標及廣勇約千三百人，附居鄉村，日索酒食。馬三俊知張熙宇不足恃，意在增勇並乞援師，延邑人赴關帝廟中痛哭與約，或能募勇，或願守城，各書名具疏，生死弗惜，但書名者無幾，籌費無着。張勳歃血神前，方持鷄於手，鷄已死去，有二烏棲殿樹，忽哀鳴向北而飛，羣料事不可爲，其機已兆。又太霞宮神像，夜墜成灰，每夜四郊鬼號隨起隨沒，舉城達旦不寐，咸以城內將爲棘壤，逐日播遷。

十月，安慶賊竄桐，焚練潭，張熙宇擁兵避魯硤山。投効勇目徐俊義帶北勇爲前隊，馬三俊、張勳、胡大新帶練勇爲後隊，禦賊南河，北勇潰，練勇敗，練城陷。胡大新、張勳退守北峽關，馳赴呂賢基行營乞救。

十二日，賊焚練潭，掠典鋪衣物輜重，盡搬入安慶城中，參將松安戍練潭，不知下落。十二日賊至，盤踞鎮中，署安慶府牛鎮寓城大甯寺。十三日有僕自西來，聞警密告，牛弗聽，囑勿吐，恐驚人心。署令王大經於初八日攝邑事，十四日已刻詣局點勇名，突有探錢益萬飛報賊及天林莊，時張熙宇駐心菴，張勳馳告賊至，乞發官兵堵禦，留練勇守城，熙宇佯爲探不真，隨擁兵奔入魯嶺。前呂賢基命投効徐俊義募北勇八百人常川居桐，以爲接應，當聞警，整隊會馬三俊，禦於南河，探賊聚蔣家山，施放鎗炮藥熾，勇棄械東奔。練勇力單，初見賊百人方接戰，及大股雲集，黃旗蔽天，敗績，城旋陷。馬星曙在局遇賊，死之。廩生吳光，衣冠登明倫堂，賊怒殺之。先是婦女出避，前數日多接伴歸，迨賊入門，或自經，或投井，或被逼不從遇害。四鼓，賊喊令催人盡出宜民門，有貪城內重資密匿幽室而不去者。十五日微明，賊開刀殘殺，比戶搜洗，先則逢人卽及，後改牽至城頭劈死，由堞間推落，有乘其揮刀就勢自墜，賴積屍遮掩得獲生全者。日午封刀，三里外幸免，城中全家遭難或全家自盡者居多。前冕甯知縣張元偉，年七十，不屈，厲聲罵賊，爲賊劈腦死。前湖北巡檢馬先甲，端坐室中，引頸受刃，孝廉方正馬肇元吳髮欷床以履擊賊，被刺死。又吳調鼎方飲酒，怒毆賊，奪及自刎。里巷之屍，賊悉搬棄諸野，縉紳之族，潛覓屍葬之。李隆，北鄉人，爲義舉代置木棺，三日收埋畢，計老少婦孺死者三千五百餘人。初，賊首傳殺呂妖，乃呂侍郎之謂，羣賊誤會，所以婦女遭難者多，斯二百年之大劫也。唐家灣距城五十餘里，依山傍河，縉紳之家多避亂於此，賊訪馬三俊踪跡，未得其詳。有姦民忌城人，願作嚮導，且謂金銀玉帛悉聽取攜。二十二日暮，引賊入山，山中久播賊信，囑守者有警鳴金，當三鼓月色微明，遙見賊渡河甚密，卽鳴金吶喊，居民疾起四奔，數里許有嶺最高，識徑者俱疾往，幸避亂婦女服衣假寐，得

從士人眷屬逃出。有唐啞子，急不能言，沿門撞扣，突遇賊，手足失措，立殪於途。俄頃，賊發嘯聲，呼索妖頭馬三俊，三俊父瑞辰年八十，前工部都水司也，時假居唐氏祠，臥起，攜杖從容登堂，其六孫登瀛泣催速避，賊入，直刺登瀛死，辰以杖護擊不休，賊怒繫辰，行未半罵愈厲，賊曰：「此老妖利害。」遂刺死於山坡，賊乃焚唐氏祠，火光照耀如白晝。登瀛婦一女及其二兄嫂二女，四兄一女，五兄一子，俱被焚死，其長兄之女抱嬰兒，亦遭火傷，其男婦子女僕婢遭焚殺者二十有一人，賊搜其家，絕無資財，鑑重，乃擄三俊子，並其二兄兩子，皆幼童也。有馬樹華者，前汝寧通判也，賊又執之，樹華素勁直不屈，賊回及殺之，其幼女抱父尸慟哭，賊吁嗟而去。諸生吳庭芬、葉杰同遇難。次日，賊回城，縛奸民剖其腹，且曰：「此害馬氏之賞。」後三俊上書福濟起義霍山，及三俊陣亡，福濟專奏，蒙邀襲典，三代四人俱建祠，三俊又建祠於舒，仰見皇朝優恤忠烈之至意。

二十八日城賊攻北峽關，戶部主事朱錫麒力戰死之。

恆興攜兵數十人入龍眠，適賊出搜山，即逾舒嶺奔廬郡，胡大新收勇集練，守北峽關。張勳赴呂賢基行營哭訴，張熙宇臨敵逃避，賢基乃調朱錫麒督淮北勇一千人堵勳，又召舒練首孟雲霞率義勇一千人，又遣張勳持令截止張熙宇一軍。二十八日城賊攻關，朱錫麒孟雲霞禦於白沙嶺，張熙宇軍接應胡大新守關口，以防賊襲。我軍據嶺上，以排鎗擊賊，賊伏嶺下，隔半里相持。孟雲霞分軍欲由嶺左超賊後，廣勇乍矚，疑逢春借徑潛行，遂以旗轉招，大呼速退，前軍驚駭，疑賊自後來攻，望廣勇大旗向關奪路，錫麒阻弗止，賊蜂湧上嶺追之，敗績，錫麒馬不進，力戰死於田間。錫麒字臥雲，旌德人，素知韜略，隨呂賢基回皖督辦廬郡鄉

團，七人憐其忠，殮埋於關後，起節愍公墓右。張勳、胡大新馳報呂賢基於舒邑，聞巡撫江忠源駐六，即命偕往乞師。張熙字自吞金亡，旋奉正法之旨。後恆興亦正法於六州。

十一月初二日，兵部侍郎呂賢基、主事徐啓山，殉難於舒館止水池。

十一月初二日，賊攻舒，破之初，賢基有同年主事徐啓山、六州人，乞養歸有年，今隨轅幫辦團練。桐陷，賢基命徐行，徐曰：『負國之恩不忠，棄友於難不誼，公如死節，我忍獨生？』居舒館，內有止水池，先一日同以竿量池水，測其淺深，及賊來，俱赴池沒，有絕命詞二首。

咸豐四年甲寅冬十月，都察院御史袁甲三調卽墨營參將劉玉豹、孝廉臧紆青忠壯營勦桐。十一月十七日，賊援至，戰於南郭，敗績，臧紆青力戰死之。諸生張勳、儒士吳文謨同時殉難，兵勇陣亡者三百餘人。

是年四月，舒上舍鍾繼昌起義勦舒，圍城下，賊首羅大剛破其師，奸民執繼昌送賊中，遭極刑死。六月，桐孝廉方正馬三俊起義霍山，統勇抵舒，金梵寺乏食，舒賊夜襲之，三俊陣亡，勇多遇害。九月，廬孝廉方正吳廷驥起義，克廬邑，未一月糧盡，賊復陷之，廷驥殉難城中。時袁甲三鎮臨淮，軍聲遠播，前南陽知府葉法、懷邑人，相約徐宗亮、胡大新、方正抵臨淮乞師，同謁袁甲三，痛哭長跪以請。胡大新復至，上書曰：『皖北連疆，虎狼蔽道，新等食茅踐土，二百餘年，而草野孤忠，不堪報國。方今賊勢窮蹙，機有可乘，李方伯復武昌，向軍門圍白下，廬有福中丞之勁旅，舒有秦大帥之重兵，苟有一旅之師，直搗桐穴，賊少接應，唾手功成。待廬舒盡平，直取安慶，則潛太諸賊必聞風遠颺，楚皖若定，金陵賊必爲釜魚矣。明公久有安天下之心，無分畛域，相時調度，新等願効力軍前。』甲三允之。乃調孝廉臧紆青率忠壯營一千三百人，參將劉玉豹率卽墨營兵

五百人勦桐，攻安慶，葉法胡大新嚮導，刺史李安中督糧。十月二十二日抵六州，二十九日駐舒南樊，大雪莫能進。曹向榮親臨犒師，意留紆青攻舒，舒克然後共勦桐，張勳與定三不相得，力阻紆青。十一月初二日，奪北峽關，殺偽啓天燕李文定，生擒賊十三人。紆青入關中，耆老叩於馬首，壺漿載道，爭供芻糧。是夜星斗無光，怪風大作，懸崖墜大木，傾次早河塘水沸有聲，湧起漫地。初五日，長驅圍城，劉玉豹攻東門，賊紆青攻南門，賊僅千餘人，負固不出，兵勇皆未築壘，居附城一帶民房。李安中請乘北山破城，紆青不可，紆青惟懸旗城下，招賊投誠。時隨營者鄭福照、張勳、徐宗亮、方正、文漢光、戴鈞衡，欲攻城皆慮兵單，議募東鄉練士，固請紆青弗許。初九，西賊踞陶冲驛，紆青夜襲之，一鼓殆盡。十二日，廬邑賊繞道至天林莊，紆青分隊往追，賊遁，勇獲輜重，已有歸思。十七日，賊首楊國宗擁賊數萬，自安慶抵新安渡，直逼城隅，半出西路三里街，半伏南路油口巷，紆青至南河，不見一賊，轉入石河，路間賊四起夾攻，迫不識徑，飛子中紆青馬腹，不能行，引四十餘人避入竹林，距青遠菴數武，下馬曰：「事不濟矣。」解紅風巾及佩劍付僕遺其子，見物如見父也，勇力請負出，紆青奪劍自殉，即去衣冠，覆上垣掩蓋，隨渡河走南岸，互殺至東路，未折一人。城賊啓宣民門，欲襲營後，適孫蘭卿帶龍旺練勇直下北山，張同泳都珍率東郭練勇會堵，賊遙望，知有備，疾退入城。劉玉豹馳救受傷，李安中隨十數騎回六。張勳聞紆青被困，偕吳文謨督勇往援，行至文菴，勇散，勳獨往，胡啓周從之，賊隔塘拋藥包，勳仆，啓周急護之，被殺於道旁，謨繞田間，亦爲賊逐殺。黃文讓、石河人，得紆青屍於青蓮菴下石澗，蓋賊已移出竹林，密送山中，衆購棺厚殮，由舒中梅河達六，迎殯臯陶祠，一軍盡哀，觀者莫不下淚。紆青生有下血疾，私衣後隔片紬，其僕識之，即令撫棺返。張勳面目燬變，手掩私，仰死沙灘，常服灰紬皮。

袍，惟背尚存一片，友人審顧確，夜扛至茅草尖殮埋。吳文謨來營時，其祖母恐足寒，令內著氈襪，家人潛覓莫辨，視襪始昇歸。此一役也，忠壯勇陣亡者九人，勇死者百餘人，營夫死者二百餘人，即墨營兵死者十人，然賊羣畏忠壯營，追不敢逾五里。賊孝廉紆青，字牧菴，宿遷人，爲天下奇才，精於韜略，自選大奇隊名忠壯營，袁甲三奏假四品銜，專勦淮匪，一時號召，悉服渠魁。今以一旅之師，歷千里而奪關戮賊，進圍城下，馳堵賊援，卒至深入孤軍，不惜捐軀報國，誠千古豪傑。著有「易說備遺」，已焚失不可攷。張勳吳文謨陣亡，稟請袁甲三附奏，限於成例，惟崇祀昭忠祠，勳前聞馬三俊陣亡，痛哭思念，嘗吟文天祥詩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」之句，今果殉難，故邑人哀之尤深，擬復請襲，後方宗誠爲作義士傳，言其生平頗詳。孝廉戴鈞衡眷屬避於田舍，凡隨營紳士，賊索之甚嚴，其妻李氏曰：「君懷義憤，徒爲賊害，毋益也，福中丞誼屬師生，甯赴廬郡。」臨去泣囑衡：「勿以家爲念，如不測，我必不生。」適佃人有與衡父爲仇者，夜引賊至，執李氏及女順姑（甫六歲）妾劉氏將臨辱，俱繫送城中，李氏於途間以利剪刺喉死，劉氏不屈，囚一月，生女立斃，日泣罵賊不休，賊縛至東郊，磔殺極慘，僞職憐收骸骨，並購釋順姑歸，文漢光爲作雙烈傳。縣吏何振啓，素有膽略，在職有年，嘗潰兵搜庫時，振啓力拒，幾爲所傷，集賢關失，振啓約里少健勇者數十人，終日操練，謀共禦賊。及聞警，各持械，衣青短袄，齊集南河，張勳壯之，招至馬前，溫語撫慰。及交戰，徐勇先奔，勳因使振啓追止之於東門橋上，不意賊已陷南城矣。迨忠壯營抵桐，軍圍城下，振啓預籌供應之物，軍士咸德之，勳因導其見紆青。振啓密稱城賊無多，不難立破，夜向城西北傍山雉缺處可逾而入，紆青然之，給功牌，獎其義舉，已定於二十七夜攻賊，振啓引勇自城西北先登矣。及師敗，潛尋紆青屍，爲賊獲，施以炮烙。

之刑，不屈，囚半載，一日罵賊首，賊怒殺之，附奏祀昭忠祠。胡啓一本作德周者，前爲局勇，城陷隨勦往來戎馬間，服役經年如骨肉，從勦遇害，未獲其屍，附奏亦祀昭忠祠，載鈞衡爲作義吏傳義勇傳。

五年乙卯冬十月，巡撫福濟檄投効胡大新募勇三千人，會提督秦定三勦賊。勇曰吳宗錦稟請自備資斧，募楚勇一千五百人會勦，營南獎。

胡大新投効廬陽，奉福濟札，募安定勇三千人勦舒攻桐，就地籌餉。吳宗錦自備資斧，稟招楚勇，編爲一軍，火藥月秦營就近分撥。十一月二十一日，大隊進抵舒城之飛龍橋，定三親點勇名，犒師四百串，時大軍屯東北，曹營屯西，惟南路最虛，賊有接應。大新請營南獎，以斷桐賊往來，遂屯於黃家灣，宗勇紮錦前三壘。

六年丙辰正月上元夜，舒賊棄城遁，胡大新攻賊南獎，克之，進奪北峽關。

十五日，賊於城頭作燈戲，金鼓四鳴，旋見火藥光，頃賊啓南關遁去，奔至七里河，不及渡，赴水死者孔多，潛過南獎營，大新方出隊，有探馳報，賊已棄城，飛稟秦定三，出追不及。大新進圍南獎三日，克石營，得子藥三千餘斤，白米七百餘擔，勇日夜奪北關，斬賊首百餘級。

三月，安定勇移營呂亭驛，賊至，陣亡二百餘人，孝廉方正文漢光狙殺吳宗錦。

初，文漢光會議籌餉，聞大新先入關，忌之，陰阻秦定三勿撥子藥，函囑北保勿給軍糧。十三日，大新營驛前崗，宗錦營驛後埠，糧盡藥缺十日，力不能支。二十四日天明，城賊至，棄營回奔白沙嶺，賊追及，力戰陣亡者二百餘人。既大新籌火藥於六州，宗錦守關中益固，賊復來襲，力堵白沙嶺，奮殺數百人，勇日食粥一餐，俱無去志。方秦師之在舒也，民不聊生，皆勇聚劫鄉村，有殺倪氏眷屬者，倪將赴廬控，定三懼，漢光定三計殺

二勇，肩首級駕言獲桐勇之殺倪者，號示舒民。又陰使關內王、宣、梅、諸家詣秦營哭訴，又慫舒紳士連名控桐勇越境殃民，又浼舒令通詳飛檄乞撤。未幾宗錦被逮，爲廬州府金光著殺之，福濟遣弁往提，已不及救，一時諸勇解散，沿途稱冤。於是福濟召大新赴廬營差遣，桐賊繪圖懸格示，獲胡大新者賞以千金，並掘大新東烏石崗祖塚。吳宗錦黃陂人，勦賊圖功，索餉已甚，但桐爲舒廬門戶，兼秦定三孤立兵單，宗錦據要守關，備嘗辛苦，雖就地籌餉，罪不至誅，足令殺賊者灰心，而賊愈得士負固。皖北將士聞之，莫不憤激不平。

六月，賊過東鄉周家潭，焚山邊，章氏陣亡者七人。

賊自無爲至桐，以周家潭爲便道，初一日自午至暮，接隊而來，欲館山邊，以分其衆。章氏拒刺賊馬，賊首怒焚其村，章氏數十人荷戈出敵，羣賊掩至，殺四人，次日天明賊行，章復追殺，又死三人。

八月，提督秦定三統松濤銅仁兵二千人，貴勇一千五百人，舒練三千人，六練二千人，自屯鋪入關，連營胡家鋪一帶，進紮欄杆山，賊援至，圍之，歷時十八晝夜，壽春總兵鄭魁士自巢邑馳救，未至，圍解。

定三駐屯鋪半載，三河廬邑相繼肅清，乃拔營入北峽關，分屯胡家鋪一帶，賊踞城不出，築壘於東烏石崗，孝廉方正文漢光承辦軍需，前令成福就地籌餉，總局設楊家河張宅，接踵者皆仰望於漢光。初漢光依秦營，允入關月餉勞師四千兩，今近城下，定三欲踐前言，漢光以壺漿爲詞，勸巨室捐，衆弗聽，用方生宗誠策，激怒成福，使其嚴辭切責曰：『某也蓄髮有負國恩，某之族人爲著名賊首，某以士林充僞職，某擁資供賊需，欲自彌縫，勿吝捐納。』時有金星燦者，名斗生，漢光名斗垣，一時有南北斗之目，定三素重星燦，漢光誠恐分權，誣以阻撓，遭成福恥辱倍至，於是各相變產，仍聽命於漢光，十日之間，繳秦營四千兩。北關袁得勝